

西方思想家譯叢 14

# 黑格爾

作者：Peter Singer

譯者：李日章



西方思想家譯叢⑭

---

黑 格 爾  
Hegel

---

Peter Singer著 李日章譯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月第二次印行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定價：新臺幣一〇〇元

著者 Peter Singer  
譯者 李 日 章  
發行人 王 必 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  
電話：7683708・3940137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黑格爾** / [辛格] Singer, Peter 著；李日章譯.--臺

北市：聯經；民73(民74第二次印行)

[5] 115面；21公分；(西方思想家譯叢⑭)

原書名：Hegel

附：推薦書目、人名註釋及索引

新臺幣100元(平裝)

I. 辛格撰 II. 李日章譯 III. 西方思想家譯叢

784.38/7443/844 74.

## 序

沒有任何一位十九世紀或二十世紀的哲學家對世界的影響可以跟黑格爾相提並論。唯一可能的例外，乃是馬克思——而馬克思本人也深受黑格爾影響。沒有黑格爾，過去這一百五十年的知識與政治的發展就不會走上它所走的這條路徑。

單是他對世界的影響，已使得了解黑格爾成為一件無比重要的事；何況黑格爾哲學本身原已值得好好研究。黑氏精深的思想使他推論出若干可能被現代讀者目為怪異乃至荒謬的結論。但不管個人對他的結論觀感如何，他的作品之中還是有一些議論與洞見，其力量並不因時間而衰減。這些東西已足以補償人們在了解黑格爾時所花費的氣力。何況克服了黑格爾對我們理解力所提出的挑戰，還可以使我們獲得莫大的心理滿足。

黑格爾確實對我們提出了一項挑戰，這是無可否認的。對黑格爾的評論，說他文章「嚴峻如喜馬拉雅山」，說他的思想「極端晦澀」，說他的術語「令人厭惡」。諸如此類的話，隨處可見。為了說明這點，我隨手翻開堪稱其最偉大著作的『心靈現象學』的一頁（頁596）。上面第一個完整的句子是這樣的：「它只是上述那些環節的不斷更替，其中有一個環節，本身固然即是已經返回於自身的存在，但也僅只是作為自身存在，即是說，僅只作為一種抽象的，出現於一方

而與另外一方相反對的環節。」當然，這段文字是我硬從它所屬的整個脈絡中摘取出來的，不過即使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從中看出理解黑格爾的困難。同樣令人望而生畏的句子，幾乎在七百五十頁厚的「心靈現象學」之每一頁上都可以看到。

要在一本為從未讀過他作品的讀者而寫的小書中說明黑氏的著作，自不是一件輕鬆的工作。為了使這件工作容易一點，我做了兩件事。第一是限制範圍。我不打算陳述所有黑氏的思想。因此讀者會發現書中沒有講到黑氏在其「美學講演錄」(*Lectures on Aesthetics*)、「哲學史講演錄」(*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宗教哲學講演錄」(*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中所講到的東西，也沒有講到他在其「哲學體系綱要」(*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中所講到的，除非這些著作跟本書所討論到的其他著作有所重疊。（「哲學體系綱要」跟其他著作重疊的地方就相當多，它不跟別的著作重疊的主要是論自然哲學的那部分。）這些省略自是相當可觀的，不過我還可以自我安慰說：黑格爾並未把它們視為其哲學體系之絕對核心部分。較嚴重的，倒是欠缺有關「邏輯學」(*Science of Logic*)的詳細陳述，這部作品，黑氏無疑是視為關鍵性著作的。我嘗試跟讀者談一點它的目的、方法與風味等等，但這本書實在太長太抽象了，在我看來，一本一百頁的小書實在容不下對它的充分陳述。

我為了使初學者易於親近黑格爾而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為他們選擇一條最不陡峭的路。因此，我從黑格爾思想最具體最不抽象的那部分入手，那就是他的歷史哲學。從那裏（仍留在社會與政治的層面）再攀升到他有關自由與合理社會組織的見解。然後再登上「心靈現象學」的頂峯，經過這

個歷程之後，再去接觸「邏輯學」就不太費力了。

黑格爾學者可能不贊成我所選擇的這些作品，或我討論它們的次序。我已經說過：我所依循的次序並非用以表示黑格爾在介紹自己思想時所會依循的次序。至於所做的選擇，我也不是說黑格爾認為他的「歷史哲學講演錄」比「哲學體系綱要」中論自然哲學的部分更重要。我所知道的是我沒有足夠的篇幅來同時討論它們兩者，而我確信黑氏的歷史哲學比他的自然哲學對現代思想的發展更為重要，而且對當今一般讀者而言也更為有趣。（可別因為書名而發生誤會：黑格爾的自然哲學並非在歌頌山林之價值與美。在這本書中黑氏企圖要做的是顯示自然科學——物理、化學、生物學等——之研究結果如何符合於他的邏輯範疇。其中黑氏所說的許多話現在早已過時了：譬如他所持的自然不會發展的見解，已經被演化論證明為虛妄。）我在選擇的時候，考慮的有以下三點：什麼是黑格爾思想的核心部分？什麼是在本書有限的篇幅中能夠使一般讀者了解的？什麼是對二十世紀末葉的人們仍然重要而有趣的？

下文所述個人對黑格爾之見解，其形成曾受益於許多人。在牛津求學期間，我有幸得以選修托瑪斯（J. L. H. Thomas）教授所授的兩門功課，他強制學生一句一句的精讀「心靈現象學」，直至領會其涵義為止。另一方面，加狄納教授（Patrick Gardiner）則講授「德國唯心論」一課，其提要鉤玄的講法，適足以補充上述細密工夫之不足。此外，我也受惠於若干書本的作者，我從他們那裏隨意借取了許多最好的觀念。其中最突出的是諾曼（Richard Norman）的「黑格爾現象學」（*Hegel's Phenomenology*），索爾（Ivan Soll）的「黑格爾形上學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Hegel's Metaphysics*), 以及同樣名為「黑格爾」的兩本書, 一本出自考夫曼 (Walter Kaufmann) 之手, 一本為泰勒氏 (Charles Taylor) 所著。索羅門 (Bob Solomon) 檢視我的打字稿, 且提供了不少改進的意見, 哈迪 (Henry Hardy)、托瑪斯 (Keith Thomas) 諸君亦然, 此外還有牛津大學出版社的匿名審稿者。

除此還得感謝阿契 (Jean Archer) 小姐的打字, 以及露絲 (Ruth)、瑪里昂 (Marion)、伊絲瑟 (Esther) 等人讓我在他們的暑假期間仍有時間工作。

辛格 (Peter Singer)

一九八二年三月於澳洲墨爾本

## 目錄

|                    |     |
|--------------------|-----|
| 序.....             | I   |
| 第一章 黑格爾的時代與生平..... | 1   |
| 第二章 歷史自有目的.....    | 11  |
| 第三章 自由與社會.....     | 27  |
| 第四章 心靈的旅程.....     | 53  |
| 第五章 邏輯與辯證法.....    | 89  |
| 第六章 餘緒.....        | 99  |
| 推薦書目.....          | 103 |
| 人名註釋及索引.....       | 109 |

## 第一章 黑格爾的時代與生平

### 黑格爾的時代

黑格爾全名 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el，一七七〇年出生於希突特加特（Stuttgart）。他父親是伏登堡公爵領地（Duchy of Württemberg）宮庭的一名小公務員。其他親屬不是教師，就是路德教派的牧師。他的生活並沒有什麼特別值得一提的地方，但他所生活的時代卻是重要的一個時代，無論就政治上、文化上、哲學上而言，都是如此。

一七八九年，法國巴士底監獄被攻克的消息喧騰於全歐洲。華滋華斯就是在這個時刻寫下了以下兩句詩句：

活在那個黎明的時刻是一大幸福，

正值青春年少更是人間至樂！

黑格爾當時正好十九歲差一點。後來他也把法國大革命稱為「光輝的黎明」，並且說：「一切會思想的生物都分享了這時代的歡騰。」<sup>①</sup>在分享之餘，在一個春日禮拜天的早上，他跟幾名同學出去種了一棵自由樹，象徵大革命所播下的希望。

黑格爾二十一歲的時候，「革命戰爭」爆發了，革命軍

① 見〔歷史哲學〕，頁447。

不久就侵入德國。現今叫做德國的這個地區，當時包含了三百個以上的小邦、公爵領地與自由城市，在奧地利王法蘭西斯一世的領導下，鬆散地連結而為所謂的「神聖羅馬帝國」。拿破崙在阿爾姆與奧斯特萊茨兩地打敗了奧地利人，一手結束這千年歷史的帝國，接着又在一八〇六年於耶拿（Jena）。我們可能以為他會同情戰敗的普魯士，但他在法軍佔領耶拿次日所寫的一封信中卻只有對拿破崙的一片讚美：「我看到皇帝——這世界的靈魂——騎馬穿過這個城市，去檢閱他的軍隊；看着這麼一個個體（在此處凝聚而為一個點），騎在一匹馬上，伸出手腳，及於整個世界而統治它，那感覺確是美妙。」

這讚美之情，歷經拿破崙統治歐洲的整個時期，未曾稍衰；一八一四年拿氏被打敗的時候，黑格爾視這件事情為一悲劇事件——一片無限天才之景觀毀於庸人之手。

法國的霸權時期，從一八〇六年到一八一四年，也正是德國的革新時期。在普魯士，一名開明分子斯坦因（von Stein），被任命為國王的首席顧問，他立即廢除了奴隸制度，重組政府體系。其後，哈登堡（von Hardenberg）繼之而起，承諾為普魯士建立一個代議政體；但隨着拿破崙之挫敗，這些希望便破滅了。普魯士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失去了改革的興趣，經過多年的延擱之後，才在一八二三年設置了臨時性的「等級會議」（estates），這機構充其量也不過是能進進忠諫而已，而且在任何情況之下都完全為地主們所宰制。此外，在一八一九年，在卡爾斯巴（Carlsbad）的一次會議中，所有日耳曼邦國還同意施行新聞與期刊檢查，並對鼓吹革命思想的人採取壓制手段。

從文化的觀點來看，黑格爾可說活在德國文學的黃金時

代。他比歌德(Goethe)年輕二十歲，比席勒(Schiller)年輕十歲，但當他們成熟的作品問世時，他已大得可以欣賞它們了。他是詩人賀德林(Hölderlin)的密友，也是德國浪漫主義運動領袖們的同輩，這些人包括諾法利斯(Novalis)、赫德(Herder)、士萊爾瑪赫(Schleiermacher)以及史列格兄弟(Schlegel)。哥德與席勒是影響黑格爾最深的人，黑氏顯然對浪漫主義運動的某些觀念十分着迷，雖然他排斥浪漫主義者所擁護的大多數事物。

對黑格爾思想的發展關係最重大的，還是他在世時的德國哲學狀況。要了解黑格爾思想的背景，我們得從康德的故事說起，且略述其後的情形。

一七八一年，康德出版了〔純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這本書現在舉世公認是歷來最偉大的哲學著作之一。康德的企圖是要確定人類理性或理智在知識上能成就或不能成就的是什麼。他最後得出一個結論：我們的心靈並非單是接納得自眼、耳等感官的資訊的被動接收器。祇因我們心靈扮演一個主動角色，把我們的經驗加以組織與系統化，知識方才可能成立。我們在時、空、實體的架構中認知世界；但時、空與實體並非存在於「外界」的客觀實在，並非獨立於我們的客觀實在。它們是我們直覺或理性之創造物，沒有它們，我們便不能夠了解世界。我們也許要問：那麼，獨立於我們用以把捉它的上述架構之外，這世界會是怎麼樣的一副面貌呢？康德說：這個問題無從回答。獨立於我們心靈之外的實在——康德稱之為「物自體」(thing-in-itself)——永遠超乎知識之範圍。

在康德生前為他贏得崇高聲譽的，並不僅是〔純粹理性批判〕一書。除了它之外，康德又寫了另外兩大批判，一為〔實踐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這是

論述道德哲學的；一為「判斷力批判」(*The Critique of Judgement*)，其中大部分在討論美學。在前書之中，康德把人描繪成能遵從理性道德律的存有，但也很容易因為非理性的欲望而偏離它，這些欲望源自我們肉體的性向。因此，合乎道德的行動，永遠是一種掙扎。惟有在壓制住一切欲望時，才算贏得了勝利。唯一無需加以壓制的，乃是對道德律的崇敬之感，這種感情使我們不為別的任何目的而去盡自己的義務。上述道德觀認為道德惟獨基於人性理性的一面，「判斷力批判」則主張美的欣賞包含了我們理解與想像的和諧統一。

在「純粹理性批判」的結尾，康德表示了一個希望，希望經由他所踏出的批判哲學之路，「在本世紀過完之前」，能夠達成數世紀以前未能達成的目標，即「使理性在一向吸引着它的好奇心但又探討不出結果的那些事物身上探討出令人滿意的結果。」康德的成就是如此的引人注目，以致不但康德自己，就連他的讀者們也一度以為：只須再補充一些細節，一切哲學就可臻於完成了。但漸漸地對康德的不滿表現出來了。

不滿的第一個根源，是康德有關「物自體」的見解。有個東西應該存在但又完全不可知，這個見解似乎對人類理性之能力加予一層不合理的限制。康德既說我們不能對它有所認知，又說知道它存在且知道它是一件「東西」(thing)，豈不是自相矛盾？大膽否定了物自體之存在的，是費希特(Johann Fichte)，他認為這樣(比康德自己的說法)更能使康德哲學接近真理。依費希特的見解，整個世界都應該視為我們主動心靈所構造的東西。心靈不能認知的東西一概不存在。

不滿的第二個根源，是康德道德哲學所蘊涵的人性之分

裂。最先對這點展開攻擊的是席勒——在他的〔人類美感教育講演錄〕(*Lectures 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裏面。他也自認是利用康德來改善康德，因為他借用了〔判斷力批判〕的審美判斷之模式，這部書把這種判斷視為理解與想像之統一。席勒認為我們一切的生活也都應該像這樣的和諧。他認為：把人性描繪成永遠分裂為理性與激情兩部分，把我們的道德生活描繪成兩者之間的永恒鬥爭，是有損人之尊嚴的、失敗主義者的描繪法。席勒說：康德或許正確地描繪了當時人類生活的可悲狀況，但人類生活並非永遠如此，也不必然永遠如此。在古希臘，理性與熱情之間就有着和諧的統一，其藝術形式之純粹是有口皆碑的。席勒因此力促恢復生活各方面的美感，以作為重建久已失落的人性中的和諧之基礎。

黑格爾後來寫道：康德哲學「構成了現代德國哲學之基礎與起步點。」<sup>②</sup>我們還可以補充說：費希特與席勒，以他們不同的方法，指出了這些起步應走的方向。不可知的物自體，以及自我分裂的人性，兩者都是康德的繼承者必須加以解決的問題。

在一篇早年的文章中，黑格爾稱讚席勒之反對康德的人性觀，尤其稱讚其所持「不和諧並非人性永恒真相而只是有待克服的問題」一看法。但是他卻不能接受美學教育乃是克服問題之正道的看法，他認為克服這問題乃是哲學的任務。

## 黑格爾的生平

黑格爾在學校非常用功，因而贏得了一筆獎學金到杜賓

---

② 見〔邏輯學〕，卷1，頁44。

根 (Tübingen) 一家著名的神學院就讀，在那裏，他研習了哲學與神學。也是在那裏，他結交了詩人賀德林，以及比他年輕卻才氣橫溢的哲學學生謝林 (Friedrich Schelling)。後來在黑格爾尚籍籍無名之時謝林即已贏得了全國性的聲名；及至黑格爾的光芒蓋過了謝林，謝林則開始抱怨黑格爾剽竊了他的若干觀念。雖然如今已經很少有人再讀謝林，但他的思想跟黑氏的思想確有許多近似之處，除非我們略去黑氏在這些近似之點上所做的許多增益，否則我們也不能說他的抱怨是全無道理的。

完成了他在杜賓根的學業之後，黑氏應聘到瑞士 (Switzerland) 的一個豪富之家擔任家庭教師。後來又在法蘭克福 (Frankfurt) 擔任了同樣的工作。這段時期，黑氏繼續閱讀與思考哲學問題。他還寫了一些討論宗教的文章，倒不是為了發表，而是為了釐清自己的思想。這些文章顯示他在這段期間走的是激進的思想路線。他拿耶穌跟蘇格拉底相比較，從而認定他是不如蘇格拉底的一位道德教師。正統宗教在他看來，則是人類重建和諧境界的一大障礙，因為它使人類的思想能力屈從於一個外在權威。終其餘生，黑氏一直保持着這個態度的某些成分以對待正統宗教；不過他的極端主義終於退落到能夠自認是路德教派基督徒且定期參加路德教會禮拜的程度。

一七九九年他父親去世，留給他一小筆遺產。他於是辭去家庭教師的工作，加入席勒在小邦威瑪 (Weimar) 的耶拿大學之工作陣容。謝林與費希特曾經在耶拿一段時日，這時謝林也已相當出名；黑格爾則還不曾出版過什麼東西，只得滿足於私下招生授課，從少數幾名學生 (一八〇一年十一名，一八〇四年三十名) 手中收取些微學費貼補生活。

在耶拿，黑氏出版了一本論述費希特與謝林哲學之差異

的小冊子：在他看來，在每一點上，謝林的見解都比較可取。有一段時間，他還跟謝林共同編輯〔哲學批評雜誌〕(*Critical Journal of Philosophy*)，他也在上面寫了幾篇文章。一八〇三年，謝林離開耶拿，黑氏則著手準備他的第一本要著〔心靈現象學〕。這時他分得的遺產已經用罄，手頭非常拮据。不得已只好跟一位出版家簽下一份合同，其中約定事先付給他一筆現金，但如果他不能在一八〇六年十月十三日之前交出稿子，便必須受到嚴厲的處罰。後來這一天正是法國在打敗普魯士之後佔領耶拿的一天。爲了要趕在最後期限之前完工，黑格爾不得不匆匆寫完該書最後幾章。趕完之後，他發現他除了在兵荒馬亂中勉力把手稿（唯一的一份稿子）寄出之外，別無其他選擇，這簡直使他驚恐萬狀。幸好手稿順利的寄達，這部著作終於在一八〇七年年初問世。

最初的反應，即使不能算是熱烈，也是很恭敬的。但謝林發現該書序言似乎是針對着他的見解而有所抨擊。在一封信中，黑格爾對他解釋說其所批評的並不是謝林本身，而是某些無價值的效顰者。謝林回說序言本身並未對此加以區別，而拒絕接受其辯解，他們的友誼遂告終結。

法軍的佔領攪亂了耶拿的生活。大學既已關閉，黑格爾遂改行當了一年的報紙編輯，接着應聘擔任在紐倫堡一家高級中學的校長。他任職九年，做得相當成功。在一般課程之外，他還教他的學生哲學。至於他們的心得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在紐倫堡，黑格爾的家庭生活終於安定下來。在耶拿的時期，他曾經跟一名女子生下一個私生子，孩子的母親乃是他的房東，她在以前已經跟其他情人生過兩個私生子。一八一一年，黑格爾年屆四十一，才跟紐倫堡一個古老的家族結親，新娘的年齡還不到他的一半。但這個婚姻可以說相當美

滿。他們生了兩個兒子，而當他第一個兒子的母親逝世之後，他的太太還把那個孩子接到他們家裏來。

這幾年之間，黑格爾出版了〔邏輯學〕(*Science of Logic*) 這部長著，它於一八一二年、一八一三年與一八一六年，分爲三卷問世。這時他的著作漸漸得到更多人的欣賞，一八一六年他應邀出任海德堡大學哲學教授。就在任上，他寫出了〔哲學體系綱要〕。這是他整個哲學體系之扼要陳述。其中的許多材料，他在別的著作中都會更加詳盡地加以闡述。

這時黑格爾的聲譽已經如日中天，普魯士的教育部長因而邀請他擔任頗負盛譽的柏林大學哲學講座。普魯士的教育制度歷經斯坦因與哈登堡的改革已有長足進步，柏林當時正在逐步變成所有日耳曼邦國的知識中心。因此黑格爾欣然接受邀請，從一八一八年起到一八三一年他逝世時爲止一直都在柏林大學任教。

在每個方面，最後的這個時期都是黑格爾一生的巔峯。他寫就且出版了他的〔法哲學〕(*Philosophy of Right*)，又講授歷史哲學、宗教哲學、美學與哲學史。他並不是一名傳統意義下的好講員，但他對學生很具吸引力。以下是他一名學生的描述：

起初對他講授的方式與思想內容，我都不得其門而入。他沉鬱地精疲力竭地坐在那裏，似乎困頓不堪，低著頭，一邊講話一邊翻閱他那本對開的筆記本，在上面找過來找過去。由於不斷地清著喉嚨、不斷地咳嗽，話講得斷斷續續的。每個句子都自成一語，好像很費力才講出來，而且還斷成幾截，有些混亂。一個演講者若對所講的東西有透澈的研究且熟記在心，應該是能流暢平順的表達……然而，這個人必須從事物之最深的根柢汲出